



中国儿童文学《游侠小木客》中二元对立及其儿童观探析

ANALYSIS ON BINARY OPPOSI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LITTLE MU KE” AND ITS VIEWS ON CHILDREN

覃冬冬¹

QIN DONGDONG

斯巴顿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Sripatum University

E-mail: whajm@hotmail.com

吴琼²

KANOKPORN NUMTONG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kanokporn.n@ku.th

Received: 18 January 2023 / Revised: 24 April 2023 / Accepted: 24 May 2023

摘要

本文以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中二元对立原则的理论依据作为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儿童文学绘本作家熊亮的首部大型奇幻系列绘本《游侠小木客》（共六本）中呈现的若干对立的二元性，探析其背后隐含的儿童观。本文研究发现，在《游侠小木客》中有三组比较明显的二元对立，即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立，善良与邪恶的对立以及童年与成年的对立。本文通过这三组的二元对立分析发现，作品呈现了“儿童本位观”与“儿童教育观”相结合，表层结构重在描写儿童的自然性，深层结构着重引导儿童的社会性，表明了作者承认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尊重儿童的天然本性，但又同时以儿童可以接受的方式循循善诱，增强其社会性。

关键词：中国儿童文学；游侠小木客；二元对立；儿童本位观；儿童教育观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uality of opposites presented in the first extensive fantasy series of picture books “Little Mu Ke” by the Chinese author of original picture books, Xiong Liang, us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principle of binary opposition in structuralist critical



theory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examine its views on children. In "Little Mu Ke",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rather evident binary op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is work. These oppositions are between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marine civilizat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betwee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work shows a combination of "children-centered view"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view" through the binary opposition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The deep structure focuses on fostering children's sociality, whereas the surface structure focuses on describing children's naturalnes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uthor respects children's inherent nature and acknowledges their existence 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couraging them in a way that is kid-friendly to develop their social skills.

Keywords: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Little Mu Ke, Binary Oppositions, Children-centered View, Children's Education View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从上个世纪开始，随着人们对教育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教育的内容也逐步细分出来，更多人关注到了儿童的成长与教育。根据儿童心理成长规律，对儿童进行教育需要借助各种各样形象化的手段，才能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此，美、英、法、日等不少国家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不乏绘本、图画故事书、纯文字书等。这些读物不仅能让儿童乐于接受，还能陶冶儿童的心性、拓宽儿童的视野，引导儿童健康成长。而中国近现代因受战乱的影响，儿童及儿童教育问题得不到重视，使得儿童读物发展滞后。但近年来，人们对教育日趋重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师、家长和学者开始正视儿童的成长教育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学校和家庭，各大书店、童书出版机构、媒体、育儿公众号等都在为孩子们搜寻优秀的儿童读物，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都能在浩瀚的书海中获取知识、茁壮成长。

如今，中国的孩子已经不缺优秀的儿童读物了，但只要大家用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众多的优秀儿童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国外的经典作品，很少看到中国本土原创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低幼年龄段的绘本。当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后，越来越多的作家、插画师希望孩子们能看到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绘本，也希望这些绘本既能够体现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又能从孩子的生活中来，给孩子的成长以启迪。

近几年来，在中国原创绘本界，“熊亮”这个名字频频被提起，因为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大多广受孩子们喜爱，其中有不少都获得过大奖，甚至曾一度入围国际安徒生奖。他作品的风格具有中国韵味，富含童趣，亦有禅意，但也不乏怪诞，而他却能将这些元素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让孩子们真心地喜欢。因此，他也被誉为“中国原创绘本领跑者”。2019年，熊亮开始创作《游侠小木客》系列绘本，这是一套以中国传统古籍故事为灵感的绘本，他通过恢宏的想象和独特水墨风格的插画，运用



具有强烈东方色彩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神秘奇幻的另类桃花源。《游侠小木客》这套绘本共有六册，业内人士称之为“中国首部大型奇幻绘本文学”，这六册在老师、家长中广受好评，在孩子们中也深受欢迎，各大平台、公众号也都极力推荐这套中国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绘本。纵观当代中国，原创绘本的创作才刚刚兴起，作者寥寥无几，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绘本和图画故事书更是屈指可数。熊亮作为中国原创绘本领跑者，其首部大型奇幻绘本的《游侠小木客》无疑将对中国未来原创绘本的创作、对儿童的教育引导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游侠小木客》系列绘本讲述的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小羽因追寻河中桃花瓣的来源而闯入桃花源，在经历一系列奇遇后，她与小木客叶、屠龙族小战士离成为好朋友，并与其他桃花源中的居民为了拯救逐步衰亡的桃花源，与祭师林魁战斗，最后牺牲自己成为新女神，化身万物重建桃花源。故事依托的背景桃花源，出自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诗》，这是中国人心中的环境幽静、生活安乐的理想世界。而书名中的“游侠”，源自于战国时期墨家的游侠，“木客”则来自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蛮夷三》（1981: 3974）的记载：“平乐县西七十里，有荣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儿，歌哭衣裳，不异于人。”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如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庆忌等皆出自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太岁、龙、送子鹤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提及的生物，故事的最后小羽化身万物拯救桃花源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等等。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游侠小木客》将这些点滴的文化形象或意象的注入奇幻的故事情节之中，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的同时，也向中国的孩子们普及传统思想、文化以及文学作品。

绘本、图画故事书或纯文字作品等儿童文学是以提高儿童审美能力，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追求真善美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价值。儿童文学是作者将现实世界接入幻想世界的手段，同时也是儿童的幻想世界联通现实世界的桥梁，那么作品中蕴含的儿童观、教育观问题的就得到集中体现。佩里·诺德曼认为，儿童文学作为一个体裁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与几套被同时持有的明显对立的二元性有关系，儿童文学的结构和主题都是二元性的（2014: 238）。儿童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主题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安排、矛盾冲突的设置，作者通常运用二元对立模式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对思维单纯的儿童正确认识社会、提高思辨能力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对立二元性透视其所蕴含的儿童观，则能更全面地了解、深化和探索引导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方向。

本文将通过熊亮的《游侠小木客》系列绘本，主要分析主题结构中呈现的对立的二元性，透过二元对立模式，探析其背后隐藏的儿童观，这不仅有助于了解当代社会看待和对待儿童的看法，还对今后儿童的教育引导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范围、目的、方法和创新性

(一) 研究范围

本文将研究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熊亮的系列绘本《游侠小木客》(2021) 共六册:《游侠小木客:桃花源迷踪》、《游侠小木客:可怕的预言》、《游侠小木客:决战屠龙谷》、《游侠小木客:消失的记忆》、《游侠小木客:秘境大逃亡》与《游侠小木客:神山新纪元》。

(二) 研究目的

本文以熊亮出版发行的《游侠小木客》系列绘本共六册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作品主题结构中呈现的若干的对立二元性,通过对这些二元对立,透视作品中蕴含的儿童观,以此了解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模式,以及儿童文学创作与发展的方向。

(三) 研究方法

本文将以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中二元对立原则的理论依据作为研究方法,分析作家熊亮的系列绘本《游侠小木客:桃花源迷踪》、《游侠小木客:可怕的预言》、《游侠小木客:决战屠龙谷》、《游侠小木客:消失的记忆》、《游侠小木客:秘境大逃亡》与《游侠小木客:神山新纪元》,通过作品呈现的若干对立的二元性,探析其背后隐含的儿童观。

(四) 研究创新性

由于熊亮的《游侠小木客》系列绘本是一套刚刚出版发行,且很有可能对未来中国原创绘本产生影响的作品,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而分析这套绘本能了解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向,也能了解当今社会成人对儿童的看法,对未来指引中国儿童教育的成长与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三、研究综述

二元对立原则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创立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和最基本的方法。所谓二元对立或二项对立,指的是任一系统中一对差异项的确定,以及在此确定之中对某种价值的分析(王阳, 1996: 47)。二元对立的思想不只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对其内部规律起支配作用,而且也对人类的各种文学、艺术等活动的符号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运用二元对立原则对文本进行分析,已经成为文学评论家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儿童文学中明显的对立二元性,使得不少学者利用二元对立原则深层分析作品中体现的儿童观、美学意义、创作特色等。



在王泉根（2003）看来，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学，其特殊性在于是一种成年人写给儿童看的文学，那么成人与儿童的文化代沟及作品中的代际冲突也反映了儿童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儿童观问题。李利芳（2000）认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经历了二十世纪初的“儿童本位观”转变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儿童教育观”，再由内涵不断演变的“儿童教育观”发展为新世纪的“儿童本位观”与“儿童教育观”相结合，成人既尊重儿童的自然性，也引导儿童的社会性，体现了儿童的生命主体地位与成人的教育主体地位同样重要。而曾玉（2022）对近几年的中国本土绘本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作家的作品基本以紧扣“儿童本位”为创作标准、以“游戏精神”为内核、以“幻想”为底色进行创作。她还指出熊亮的《游侠小木客》区别于其他的绘本，更加注重追求幻想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而非仅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马雅园（2018）、张咪（2021）和谢高莎（2022）都盛赞了熊亮绘本中的中国元素的呈现形式，她们都认为熊亮致力于把传统文化通过画面设计、故事架构和叙述方式等不同形式，多维度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让下一代对传统的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但张咪（2021）同时也指出其部分绘本不符合儿童的阅读趣味，如过于深奥的哲学思想、意味深长的留白、难以分辨的情感等，让儿童失去阅读欲望，从而使得绘本自身的价值因无人欣赏而被埋没，这也是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中显露出的弊端。

研究结果

（一）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

传统农耕民族的生活生产一般依赖土地、水源等基本物质条件，生产活动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了完成一个农耕周期，每个人都固定在土地之上，履行对家庭、社会的义务，由此也创立出一整套农耕民族的规章制度及伦理观念。因此，传统的农耕文明的表现形式为分工简单、依赖经验、自给自足、注重传承、追求安稳、缺乏与外界的交流。《游侠小木客》故事发生地是桃花源，而桃花源源自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象征着环境幽静、与世隔绝、没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的理想世界，是农耕民族向往与追求的社会，这预示着木客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大同社会中。这个大同社会的形成，是山鬼女神赐予的，为了安稳和平，女神用神力阻隔外敌，并下了“各在其位、避免流动”、“居民不能逾越，外人不可踏入”的禁令，对于世代为仇的龙族和屠龙族，女神以“各居一方，分而治之”的方法处置。当地居民世代遵守禁令，不喜冒险，设置一系列关卡阻止外来者进入，避免与外界交流，力求安稳。而这里最隆重的仪式是出生仪式，居民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才能将血脉传承，固守桃花源的美好。这个桃花源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的理想世界，自给自足、注重传承、安于现状。

然而，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即使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大同世界，新的社会矛盾也会在大同世界中产生。山鬼女神创建的完美的桃花源发展出现了停滞的现象，矛盾也逐渐浮现出来，如多年召唤不出女神，木客家族七十三年没有新生命诞生，女神设下的结界出现裂痕，后辈中出现不守规矩的孩子，有外人进入桃花源等，这意味着桃花源千年来维持的平稳安逸的生活逐一被打破。无法自



给自足，血脉难以传承，生活不再安稳，旧的制度和观念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理想社会不再理想。故事借用邪恶势力林魁挑起社会矛盾，致使桃花源内部的问题越来越激化，居民无法依靠传统经验解决矛盾，社会格局和居民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的利益诉求只能寻求新方式、新手段来解决。

现代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状态，主要特点为工业化、城市化、社会阶层流动性强、教育普及、经济持续增长等。出生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小女孩小羽能顺利进入桃花源，就意味着古老的桃花源的内部防守失败，与世隔绝的状态已守不住。她的到来也给桃花源中新生力量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让新首领有魄力带领桃花源居民走出逐渐破败的世代居住的家园，去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虽然故事中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迹象还不明显，但在细节的描述上可以发现，工业文明社会已经开始展现在桃花源居民的眼前，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如，林魁在摄取小羽的记忆时发现小羽脑海中的社会结构和世界格局是他前所未闻的；在大逃亡的过程中，桃花源居民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看到飞机从天空中飞过；小羽在重建桃花源时也看到了自己居住的城镇；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小女孩小羽成为了新一代的桃花源女神。这一系列的景象都预示了农耕文明时代的桃花源终究要向工业文明转轨，世界的发展也终将带动桃花源不断前进。桃花源居民对桃花源既留恋又逃离，对新世界既恐惧又好奇，这种充满矛盾与相互渗透的二元对立，潜藏着社会更迭中居民“不舍的旧”与“不懂的新”的碰撞。这意味着新桃花源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桃花源，而不再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桃花源。

(二) 善良与邪恶的对立

翟晓甜（2016）认为，头脑简单、思维单纯的儿童对于善恶的认知都是基于最天然的情感，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离，因此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二元对立，是儿童文学创作最常见的，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们极力要表现的主题。在《游侠小木客》中也不例外，善良与邪恶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重心。

桃花源为了防止外人进入而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但小羽却顺利地通过，并进入到桃花源中。除了防守松懈外，更主要的是源自于她对这些守卫者地关怀与善意，让他们对她这一外人放下戒心，允许她进入他们努力守卫着的仙境。小木客叶也是凭着小羽的“温柔善良”而放心地带她游览桃花源。桃花源作为一个人人自得其乐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中居民的人物设定必定是和睦、友爱的。小羽接触到的都是善良的人，看到的也多是善良的举动，感受到的也多是善良的想法。相对的，居民们看到小羽的举动也都是善意的，想法也是友善的，所以他们的世界是都善良的、相互信任的。这也是为什么小羽身为一个外人，最后关头却能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新一代女神，大家愿意在她的带领下共建新桃花源。故事中，作者并没有以直白的方式让儿童学会友爱和善良，但人物的设计与情节的发展潜移默化地教导儿童应用真心、友爱、善良对待他人，世界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报。

故事中最为震撼的是龙族与屠龙族的和解。作者通过细节的设计，将大战之前双方剑拔弩张，大战时的凶狠、残酷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当大家看到刚出生的小龙与屠龙族小战士离之间心意相



通、亲密无间的举动后，双方的恶战刹那间停止，世界在此刻正被他们之间的爱柔化，龙族停止了攻击，最后屠龙族也放下了武器，内心的善意被唤醒，人物的感情迅速升华，首领承认“我们应该用爱维护大家，而不是用恐惧和仇恨”，至此千年宿怨得到了彻底地和解。离也因小龙温柔地待他，让他多年来恐惧的心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也让他有勇气面对之后的危险和困难。人物形象的转变与情节遥相呼应，积压千年的仇恨烟消云散，心底的善意得到了无限释放，恶与善瞬间的转换，截然对立的态度在所有人身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对反面人物林魁的刻画，大多从周边环境入手，让读者从视觉、听觉、味觉等多方面立体感受到他的恶与邪。他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水源污浊、充满有毒瘴气、毫无生机、腥臭难闻的黑色森林，那么在这里生活千年的林魁自然长相恐怖，形象肮脏。他身上的邪恶主导着其心性，日常都在修炼黑魔法，用以消除别人的意识、吞噬桃花源的生命、毁灭桃花源。桃花源是美好社会的象征，要毁灭一个人人向往的和谐社会，可见林魁心肠歹毒、灵魂丑陋。林魁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灵是以极端的方式展现，这与小羽纯真善良的形象迥然相异，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在经过善良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后，小羽成为新一代女神为大家所尊重，林魁却灰飞烟灭，死有余辜。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极易带给儿童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引起儿童最朴素、天然的情感共鸣，让他们体会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好事终究有好的回报，做坏事终究会有坏的报应，这一简单的道理，从而实现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

(三) 童年与成年的对立

卢梭在《爱弥儿》(2011: 51) 中曾说：“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儿童文学是成人作者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其中必然包含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成年代表着成年人所承担的责任、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成年人对待事物时稳重守旧的态度；而童年则意味着孩童的纯洁与真诚，涉世不深，不谙世事，以及对待事物时持开放的态度。在《游侠小木客》中就出现了多个童年与成年二元对立的场景。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屠龙族小战士离与他爸爸相处时的状态。离小时候和爸爸之间相处是温馨而欢乐的，但离的爸爸成为屠龙族首领后，要肩负着带领族人消灭龙族的使命，责任重大，人也变得严厉、不苟言笑。离的性格一直都比较胆小、懦弱，在平常的备战和训练过程中，时常犯错，学艺不精。他们不同的地位和使命，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而疏远，他们每天的对话就只限于“剑法练得怎么样了”。相处状态变化如此之大，主要来自爸爸的职位和责任的改变。爸爸作为成年人，身上肩负太多的重担，经验与责任能让他在很多事情中做出最优选择，但有时候却被太多事物蒙蔽了初心，这便是成人的世界。爸爸作为离童年生活外部世界的大部分，让他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让他形成了对一件事物的整体知觉，因此他是天真纯洁的，不谙世事的。当爸爸的态度突然间发生转变时，他不了解爸爸的苦衷，便无法从经验上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变得更加胆小和懦弱，也更加不善言辞。大逃亡时候，当离收到水獭带来的爸爸对他的称赞时，他却是难过的，因为他认为爸爸只是程序性的表扬，而不是爸爸发自内心的赞扬。父子间缺少真诚地沟通与交流，



从而导致双方代际隔阂的加剧，本质上体现了成人与儿童思维模式与认知能力的差别，致使成人认知与儿童真实感受的冲突矛盾，他们对待彼此间的态度混杂着成年与童年既渴望又拒绝的对立统一。

童年纯真美好地成长，让儿童看世界的眼睛是纯真的，没有包含任何杂质，没有被其他东西所蒙蔽，因此世界是怎么样的，反馈给儿童的就是它本身的样子，儿童心中朴素的世界观会对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有着最本能的判断。小木客叶信任善良的小羽，因此将小羽带进桃花源；他看到林魁的法力远大于他们的实力，便反对马上与林魁作战；他了解到的龙族并非邪恶生灵，可以用其他办法阻止龙族破坏桃花源，等等。这一切都与祖训或成年人的认知和经验不相符，成年人眼中“世界败坏，往往是从小孩子顶嘴开始的，因为开始不守规矩了”，但最后的结局都说明了成年人的经验并不一定正确，儿童眼中的世界更加真实，童年与成年之间的矛盾复杂的心理都得以彰显。

童年是成人曾经成长的阶段，成年是儿童将要成长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时间流程中，都是一段生命历程，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巨大的差别。童年是属于儿童自己的，谁也无法替代儿童去体验他们正在经历着的童年。成年人也是经历了自己的儿童阶段才成年，尊重童年经验在生命成长中的真实价值，才是成年人对自己成年行为的肯定。

(四) 二元对立背后的儿童观

通过前文三组二元对立结合作者背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身处人类生活全球化的时代，体会到全球一体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好处，而促进族际和国际间的交流才是有效提高社会进步的手段。桃花源是一个理想化的农耕社会，但由于封建社会时代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设想处于停滞状态，要想继续追求更美好的大同社会，作者认为只能依靠作为新生力量的儿童。在故事的设定中，小木客叶将人类带入桃花源以及擅闯他人地界的出格行为的出现是历史必然性，因为在桃花源的《水地经》在一千年前已经预言了“女神隐，游侠出”，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小木客叶，也会有其他的桃花源居民出现这样的行为来打破桃花源千年不变的规矩。其实桃花源本身也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固步自封，已经出现了停滞，甚至衰败的迹象，如木客家族七十三年来才有一个新生儿降临。那么要保持桃花源的繁荣美好势必要进行改变，增进与外界交流、拥抱新文明，才能让桃花源以崭新的面貌继续长存于世。儿童在这部作品中代表了新生的力量，他们有着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刚好与因循守旧的桃花源居民对立，在经历了木客宝宝被盗、龙族与屠龙族和解后，居民们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并非那么单一，这股新生力量有能力和魄力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带领桃花源走出困境。

除了故事中所体现的新旧文明的对撞之外，故事的发展脉络也不禁让人觉得与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有雷同之处。小女孩爱丽丝为了追赶兔子不小心掉进兔子洞而开始了她冒险之旅，小羽则是追寻初秋的桃花瓣闯入桃花源而开始她的奇幻旅程；爱丽丝一路上遇到的人物不少是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桃花源中的人物大多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爱丽丝的旅程中不时有英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小羽的旅程则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最后，爱丽丝和小羽都在梦中醒过来，结束她们的奇妙旅程。换而言之，作者熊亮是受到西方经



典儿童文学作品影响的，在构思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借用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故事框架来重构中国本土故事，那么《爱丽丝梦游仙境》中体现工业文明的创新精神是作者所要追寻的，爱丽丝初萌的思维创造性和行动自主性，也是作者在《游侠小木客》中用以引导儿童走向成熟、走向社会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强调在儿童内心树立人的观念、尊重儿童、关爱儿童等的“儿童本位观”，在熊亮的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一一体现。

儿童都是要长大成人的。髡松爷爷、隐师、林魁、离的爸爸长期以来认为小木客叶、小羽、屠龙小战士离都只是小孩子，只会如孩童般调皮捣蛋，对大人的言听计从，不会有任何质疑。然而，不仅是在心灵上，而且也在身体上，他们都竭力去克服自身的弱小，摆脱自己的“儿童”形象，去除外界对他们的制约，自觉成长，逐渐步入成人世界。最后，叶和离成为了新一代领袖，他们身上的责任重大，要带领族人逃往秘境，拯救桃花源。即便如此，叶成为领袖后也怀念着从前无忧无虑在桃花源穿行的日子，离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胆小懦弱、动不动哭鼻子了，小羽看水中的倒影时也惊诧自己何时脱除稚气变得那么坚毅了。童年时光很美好，但却不能一直停留在那段时光里，如今的成长也是他们内心所渴望的。

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关注儿童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的本体生命价值，儿童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然性得以凸显，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了儿童的种种行为意识，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体现了“儿童本位观”的理论内涵。

成人的教育主体地位与儿童的生命主体地位同样重要。整个故事以善良、信任与爱贯穿全文，是作者弘扬真善美最直接的体现。龙族与屠龙族千年大和解就仅仅因为双方都看到了小龙与离温柔亲密在一起的样子，纯真无瑕的感情软化了所有人的心，便让两族千年宿怨一笔勾销。小羽因为桃花源居民对她的信任与友爱，让她愿意牺牲自己化身五色神石来为大家恢复桃花源的美好，只有这样她才有机会与桃花源的居民同存，感受彼此间的真诚与友爱。对于反派林魁的描述，除了性格脾气偏执古怪、行为动作凶狠残暴外，林魁生存的空间也符合了一个大恶人理应被囚禁的肮脏环境。正邪、善恶、美丑分明，这不仅能加深儿童的审美观念，调动儿童潜在的分辨能力，还能引导儿童积极向善的心理，激发儿童内心的正义感。这是“儿童教育观”的体现。

熊亮在《游侠小木客》里践行着他对儿童的认识：将儿童视为儿童，尊重他们的自然性，期待他们潜在的创新能力，并科学地对待和教养。总的来说，熊亮尽量丰富儿童观地表达，使其呈现繁复多彩的效果，更好地吸引儿童读者，尤其是在儿童拥有自己独特想法、充满朝气、敢于表现自我等“儿童本位”方面，不惜使用大篇幅的笔墨进行描绘和讲述，而“儿童教育”方面却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避免了直接性的说教，让儿童读者感受真善美的美好，也让作为启蒙者的家长自觉自律，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打好基石。



总结与讨论

儿童文学是成年人写给儿童看的作品，而儿童涉世不深，性格普遍简单纯洁，对于世界的复杂性难以了解，因此儿童文学作家通常运用若干组鲜明对立的二元性，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引领儿童观察了解世界。熊亮的《游侠小木客》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二元性，如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善良与邪恶的对立、童年与成年的对立、现代与古代的对立、文明与野性的对立、信任与怀疑的对立等等。本文通过前三组的二元对立分析发现，作品呈现了“儿童本位观”与“儿童教育观”相结合，表层结构重在描写儿童的自然性，深层结构着重引导儿童的社会性，表明了作者承认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尊重儿童的天然本性，但又同时以儿童可以接受的方式循循善诱，增强其社会性。这与张芳馨（2007）和曾玉（2022）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重点突出“儿童本位观”，但“儿童教育观”也如李利芳（2000）所说，列在了同等地位。可见，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儿童观回归“儿童本位观”为主的时期，但是与十九世纪初时不同的是，现在的“儿童教育观”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是以明显的说教方式去教养儿童，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影响儿童。

《游侠小木客》是第一本大型奇幻文学绘本，兼具艺术性和文学性，其重点不在重复中国传统故事，而是运用中国传统意象结合现代新思维，创建一个全新的中国故事，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已经不是马雅园（2018）当初提到的多种中国元素相结合那么简单了，熊亮的创作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中，这与谢高莎（2022）探索熊亮绘本民族风道路的创作轨迹基本一致。毫无疑问，《游侠小木客》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故事中依然存在一些过于深奥的哲学思想和过于抽象的寓意表达，如“一滴，渊深之深；一尘，山岳之构”，儿童审美与理解能力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便不易领会，就如张咪（2021）所言，这会让儿童难以理解而减少阅读的欲望，那么作者想表达的思想就无法让儿童吸收。如果作者能将哲学思想适当运用儿童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那么阅读群体和文学价值会大幅增加。

参考文献

- 陈寒惠. 《彼得·潘》中的含混对立及其儿童观探析[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2, (10), 118–120.
- 方汉泉. 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7), 37–41.
- 季红真. 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J]. 文艺理论研究, 1984, (6), 10–17.
-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教育大辞典: 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第2卷)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李利芳. 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28 (1), 140–144.
- 卢梭. 爱弥儿[M]. 李平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马雅园. 熊亮绘本中的中国味道[J]. 美术教育研究, 2018, (13), 13–15.



- 佩里·诺德曼. 隐藏的成人: 定义儿童文学[M]. 刘文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王阳. 索尔·贝娄与二项对立[J]. 外国文学评论, 1996, (2), 47–54.
- 王泉根. 儿童观的转变与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J]. 娄底师专学报, 2003, (1), 68–73.
- 吴海峰. 丰子恺文学作品中的儿童观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 熊亮. 游侠小木客[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 张芳馨. 郑渊洁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创作个性[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7.
- 张咪. 论熊亮儿童绘本的成人化倾向[D]. 武汉: 湖北大学, 2021.
- 曾玉. “瓶颈”与“突围”: 从熊亮绘本创作看中国本土绘本的发展[J]. 文学研究, 2022, (5), 22–24.
- 翟晓甜.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模式论析[J]. 喀什大学学报, 2016, (7), 80–82.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QIN DONGD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International College, Sripatum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
	2410/2 Phahonyothin Road, Sena Nikhom,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Prof. KANOKPORN NUMTONG, Ph. D.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Chinese–Thai Translation – Chinese Culture – Chinese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
	50 Ngamwongwan Road, Lat 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